

自由幻想的破灭

))) 论 5—小时的故事 6 空间场景的象征意蕴

陈三元¹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 在 5—小时的故事 6 中, 凯特·肖邦通过运用空间场景的象征艺术手法, 细腻而深刻地表达了 19 世纪美国妇女深受男权专制社会的压抑从而失去个体自由与独立意识的主题, 揭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顿悟, 在当时社会体制的禁锢下, 她们找不到自由和独立的出路, 其自由幻想终归破灭。

关键词: 5—小时的故事 6; 凯特·肖邦; 空间场景; 象征

5—小时的故事 6 是美国 19 世纪女作家凯特·肖邦 (Kate Chopin, 1851~1904) 的短篇小说经典, 被伯塞斯特德称为“最令人震惊的女性自我宣言”。其主人公是患有心脏病的家庭主妇露易丝。一日她突然被告知出门在外的丈夫在火车事故中遇难的噩耗, 在最初本能的悲痛风暴过后, 主人公却奇妙地有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自由和解脱感。她突然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冲动, 看到生活的希望。正当她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 准备拥抱自己的新生时, 她丈夫却幸免于难, 意外归来。主人公希望顷刻破灭, 绝望而死。

该小说之所以有如此深的震撼力, 与其精练的语言、跌宕的情节、巧妙的叙事技巧及深刻的主题密不可分。而空间叙事是这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点, 文本中的客厅、卧室、楼梯、门、窗等空间场景没有简单作为故事情节因素, 而是在作家笔下被赋予独特的象征意义。正是通过空间场景的象征运用, 小说深刻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漠视和对她们的自由精神的束缚这一残酷社会现实。本文将探讨作者如何借助空间场景的象征手法再现这一主题, 期以让读者更好地领略文本的艺术魅力。

一 客厅与卧室

5—小时的故事 6 精炼地概述了在一个静寂的钟头里马拉德夫人对一偶发事件的情感反应和心理变化。故事情节看似简单, 然而肖邦巧妙地建构了女主人公活动的几个空间场景。这些具有象征性的空

间场景的循环使小说结构明晰而浑然一体, 生动而细腻地再现了主人公情感的微妙变化。

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马拉德夫人的住所。在住所内, 首先向读者展现的第一个场景是客厅。在这里, 大家知道马拉德夫人有心脏病, 因此尽量小心翼翼地、用十分缓和的口吻告诉她马拉德先生的死讯。马拉德夫人听到消息后, “一下子倒在姐姐怀里, 放声大哭起来。”^[1]这是听到丈夫死讯的本能的悲痛反应, 也是完全符合社会礼仪和伦理道德的。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系统”理论, 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完全隐没在无意识中, 所遵循的是“享乐原则”, 它追求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自我”是社会的产物, 是有逻辑有理性的, 所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指导“本我”, 促进人格的协调发展, 避免与社会道德公开冲突。“超我”是理想的东西, 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把为社会习俗所不容的“本我”冲动挤压到无意识领域, 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超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部分构成。^[2]马拉德夫人的“放声大哭”是代表理性的“自我”在起作用, 她要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贤妻良母形象。

众所周知, 客厅是主人待客会友的场所, 在这里人们可以交流信息、情感、看法, 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空间, 是人们与外界交流的一个中介。在这样一个场合中, 其中的人物有朋友 (理查德), 亲人 (姐姐) 及文章结尾处出现的爱人 (丈夫) 和医生 (拯

¹ 收稿日期: 2008-10-13

作者简介: 陈三元, 女, 湖南涟源人,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西语言文化信息研究。

救命的人)。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马拉德夫人却在自已面临丧夫之痛,需要抚慰帮助时,却突然逃开了,选择独自上楼进了卧室,不让任何人跟着!由此,我们看到了露易丝真实的/自我0、真正的内心感受,也暗示出她与身边的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他们不知道她真实的心灵与外界传统强加于她的标准有着多大的出入。

从整个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朋友理查德,及文章结尾处出现的丈夫马拉德先生和医生其实是男权社会维护者,虽然他们都是以含情脉脉的、温柔的、亲切的方式出现。而姐姐约瑟芬正是这个社会塑造出的典型传统女性: /虔诚、贞洁、服从、温顺0,^[3]她 /宠爱子女、崇拜丈夫、扼杀具有个性的自我,变成有双翼的守护天使,并把这一切当作自己神圣的权利0。^[3]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社会的维护者。姐姐约瑟芬和朋友理查德分别是马拉德夫人亲戚和朋友的代表,他们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可谓无微不至,但这种关心和爱护是主观的,缺乏心与心的交流和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它在客观上进一步模糊了主人公的精神视线,使她的自我意识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马拉德夫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用 /爱0打扮起来的牢笼里,慢慢成为 /爱0她的人们的 /宠物0,被动地接受来自外部的一切,传统的观念代替了她的思维和判断,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应有的自由思维空间对她来说已不复存在。

主人公迅速逃离客厅这个令她窒息的地方后,来到卧室这个属于她一个人的空间。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人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这样女人就可以宁静地去思考。0^[4]自己的屋子是一个完全私密的空间,在这里,露易丝可以释放和理清自己最真实、最隐秘的情感,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展露 /自我0的渴望与诉求。主人公在这一刻才真正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自由!自由!自由!0她喊出了她的心声; /在未来的岁月里,她不再活着只是为了别人,她自己将为自己而生活。0^[1]那时,她不必再盲目地屈从于任何专横的意志。她突然意识到 /无论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这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做法是犯罪。0^[1]她第一次感到生命最强劲的冲动就是意识到了自己,以至于人们描述的最伟大爱情在这种意识的对比下也根本算不了什么。

客厅以及其中的人们,象征的是压抑主人公的专制男权社会,而卧室这私秘的空间是她能自由呼吸的地方,是她能获得独立的希望之所,是露易斯心

中的诺亚方舟。 /客厅、卧室两个空间场景展示出了女主人公的孤寂境况。客厅里,我们可以看出马拉德夫人与关心她的人之间交流的缺乏和她灵魂的孤寂。在自己的房间里,她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得到了彻底的呈现,我们看到了她强烈的情感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0^[4]

二 楼梯与门

在这个短篇中,故事仅仅发生在主人公在楼下突然被告知丈夫意外死亡的消息,然后上楼关上房门回顾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再打开房门下楼来充满信心迎接自由希望,最后下到客厅,随着丈夫的意外归来希望破灭而死,这样短短的过程。显然门和楼梯是文中的又一组重要空间概念,颇有象征意义。

听到噩耗,马拉德夫人在 /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哀痛之后,她独自上楼走向房间,不让任何人陪伴。0^[1]主人公下意识地奔向的是通往卧室的楼梯。据圣经5旧约#创世篇6第28章10~19节中记载,雅各夜宿路斯时,在梦里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顶直通到天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下下往来。神站在梯子上,对他许诺必眷顾他,赐福于他和他的后代。^{[5]478}主人公此时潜意识中也感觉到了自己生命中的梯子,一个通往神圣和幸福的途径。

接下来她在楼上卧室经历的是一个小时的自由之旅,希望之旅。 /她的脉搏在激烈的跳跃,流动的血液使她浑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肤感到了温暖,感到了松弛。0^[1]此时她完全沉浸在自己未来世界的幻想中。但她知道追求崭新的生活,必将与过去做一个彻底了断,于是她在姐姐的企求下打开了门。这扇门的打开对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5旧约#创世篇6第28章16~17节讲的,这是上帝为雅各开了 /天的门0,是通往 /神殿的大门0,通往自由、幸福的大门。此时我们的主人公战胜了心中的徘徊与挣扎,将勇敢地去拥抱自己的幸福。 /她的眼里闪烁着炽热的胜利之光,她的神态俨然象一位胜利女神。她搂住姐姐的腰,一起走下楼梯。0^[1]

然而,那扇给了她希望的自由之门并没有停驻多久,主人公走出了那个属于她自己的房间,下得楼来,却突然被现实击得粉碎。在这里她看到了 /死而复生0,平安归来的丈夫,极度的绝望、自由幻想的顷刻破灭,马拉德夫人受到致命打击,倒地身亡。

可以说,主人公从楼下到楼上再到楼下的位置变化,是一个大悲大喜情感世界的展现,让人们看到当时的社会道德对于妇女的压迫和女主人公挑战这

种传统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主人公楼上楼下的状态分别代表着生命个体的尊严的获得与失去。露易斯失去丈夫后走上楼去,喻指女人作为人的尊严的升迁;她走下楼梯,象征着所获尊严的再次丧失。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当主人公在饱受身心和灵魂的压抑后偶然为自己找到一道希望之门时,另一道代表世俗伦理纲常的门又立即在客厅这一空间无情地禁锢住她的脚步。/有人用钥匙打开了前门。进来的正是布伦特#马拉德0, /他离发生事故的地方很远,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铁路事故。马拉德一进门就呆住了,因为约瑟芬一见他就发出了刺耳的尖叫,理查德则慌忙跑过去,想把他挡在路易斯的视线之外。0/但是,理查德的动作迟了一步。医生来了,说马拉德夫人死于心脏病)))死于无法承受的兴奋!0^[1]

5圣经6中,夏娃由于偷尝智慧树上的果子而被上帝赶出天堂之门,从此过上苦难的生活。而现实生活中的夏娃)))露易斯,同样因为吃了禁果,向世俗社会进行了挑战,被/上帝0)))男权社会关掉她的伊甸园之门。主人公梦醒时分的痛楚正表明死亡是她抗争的唯一方式。那是因为精神上获得了新生的她已无法回到旧日生活的轨道,重新受压抑受奴役。她的死,意味着与过去那个扼杀个性的生活的彻底决裂。如果不能过上自己憧憬的新生活,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生对马拉德夫人的诊断是死于丈夫归来的极度快乐之中,她留给世人的最后印象依然是/虔诚、贞洁、服从、温顺0。马拉德夫人至死保持着/超我0的理想形象,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她的真实的/本我0欲望,真正的情感随着她的死也就成为永远的秘密。

三 窗户

窗户在生活中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它能开阔视野,吐故纳新,引入日月星辰、山光水色的光明、灵气和生机。敞开的窗户是一个驻足沉思的地方,一个各种自由思想相聚的地方,一个自由意志组合的地方。显然,在5一小时的故事6中,窗户是作家笔下又一个重要的空间场景,窗户及窗外生机勃勃的春景是文章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象征。

对马拉德夫人来说,她丈夫的死正像一扇向她敞开的窗户,通过这个窗户她看到了自由、希望,看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试图找回自己的自由与独立。马拉德夫人痛哭过以后,独自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在这里,她临窗而坐,面对着充满生活气

息的窗外世界,她的思想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她意识到/有一种东西正在向她走来0, /它太微妙、太难以捉摸,使人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0,^[1]但却迅速占领了她的心灵。

这里作者正是巧妙通过窗的象征意义告诉我们主人公身上发生的微妙变化。她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通过窗外春天的意象来折射的。根据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的原型叙述结构理论,春天常与喜剧对应。^[6]无论是洋溢着初春活力的树梢,充满阵雨芳香的空气,还是屋檐下数不清的叽叽喳喳的麻雀,还有远处缭绕的歌声及蓝天白云,这些作者精心布置的代表自由和希望的意象,都在激起她长期一直被传统生活压抑的本能,表达了女主人公对自由的憧憬和渴望。在马拉德夫人的眼里,它们成了生命和希望的象征,她的所有感觉仿佛在一瞬间复活。/她的遐想超越了她的身体,在未来的岁月里急驰,春日,夏日,所有的日子将属于她自己。她迅速地做了一个祈祷,希望自己能够长寿。而在昨天,仅仅是在昨天,她想到漫长的一生就感到不寒而栗0。^[1]在这里作者不惜笔墨描绘窗外的春景是有目的的,事实上,这富有诗意、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窗外景色描写在小说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它是露易斯感情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象征着她生命的春天的到来。中国当代诗人艾青在他的5诗论6中说道:/意象是纯感官的,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0^[7]作家正是运用这些充满生机的春天的意象,展现了主人公真实的/本我0,再现了其当时突然迸发的自由、快乐的心境及情感。

但是发生在短短一小时内的突然意识更像是马拉德夫人的一个白日梦,短暂的自由如同一瞬即逝的春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当初作者给小说命名为5一小时的故事6的原因吧。因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及其文化观念是不允许妇女有其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的,一位反抗世俗争取个体独立的女性在现实中没有立锥之地,作者设置的空间体的回环性和不可突围性正暗示了这一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凯特#肖邦在5一小时的故事6中把反讽、对照、预设等多种引人入胜的艺术手法植入空间象征的审美理想中,使文中的客厅、卧室、楼梯、门、窗等空间场景不但构成故事情节的框架,而且充分展示出象征意象的深层话语。正如邓程在5论新诗的出路6中所说的:/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想的世界,真实世界只是对理想

世界的不完美体现。象征的方式是比喻的方式,其此物与他物的联系是概念的联系,其联系则有先验性,神秘性,也就是用理性的方式达到超验的目的。^{[8] 156}也就是说象征物象往往是作为生命和人生的隐喻而存在的,一方面象征物象具有预设性,先期暗示出最终结果;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宿命论的特点,冥冥中规约着人们的行为。作者正是运用这些空间场景的象征意蕴以及其原型意象的再现,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从而把主人公无法言传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体验表达得淋漓尽致,使读者看到美国男权社会中妇女心底的彷徨、困惑和挣扎,及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与追求。同时我们又看到,在肖邦所处的时代,任何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表露都会遭到压抑和扼杀。所以当马拉德夫人的自我意识刚一萌发,试图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时,只能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她的自由幻想在男权社会的重重禁锢之下终归破灭。

参考文献:

- [1] 凯特# 肖邦. 一小时的故事 [J]. 金 莉, 秦亚青, 译. 外国文学, 1995(4): 53- 54
- [2] 邱运华.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0- 91.
- [3] 刘 婷. 5一小时的故事6艺术特征探析 [J].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 2007(1): 48- 51.
- [4] 杜荣芳. 明晰与复杂的高度统一))) 试析5一小时的故事6的空间叙事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2007(3): 71 - 74
- [5] 陈达凯. 圣经典故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6] 诺思罗普# 弗莱. 批评的剖析 [M]. 陈 慧, 袁宪军, 吴伟仁,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192
- [7] 艾 青. 诗论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199
- [8] 邓 程. 论新诗的出路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56

(责任编辑: 卫 华)

(上接第 78页)

参考文献:

- [1] French, Warren. Frank Norris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2
- [2] Marchand, Ernest. Frank Norris: A Study [M]. Stanford: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942/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1.
- [3] Pizer, Donald. Evolutionary Ethical Dualism in Frank Norris's Vandover and The Brute and McTeague [J]. PMLA, 76 (1961): 178
- [4] Norris, Frank. Frank Norris: Novels & Essays [M].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6
- [5] Graham, Donald. Critical Essays on Frank Norris [M]. Boston: G. K. Hall & Co., 1980: 47
- [6] Wahol, Rbyn R., and Daniel Prince Hendl, ed.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M].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354
- [7] 西蒙# 德# 波伏娃. 第二性 [M]. 陶铁柱,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9
- [8] Piep, Karsten H. Love & Labor Regained: The Making of Companionate Marriages in Frank Norris's The Pit [J].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0 (2004): 28- 56
- [9] 贝蒂# 弗里丹. 女性的奥秘 [M]. 邵文实, 等, 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9: 68
- [10] McElrath, Joseph R., Jr. Jesse S. Crisler. Frank Norris: A Life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6: 43- 44

(责任编辑: 卫 华)